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第十五

國朝古

進策

淮

海先生秦

觀山少游

安都

臣聞世之議者皆以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
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
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
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規長安蓋亦近卜於洛陽
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為萬
世計也臣竊以為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

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
殽函右隴蜀襟憑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
河之水地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
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
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爲天府開封地
平四出諸道輻湊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
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叅
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軸輻銜尾千里不絕四
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爲戰場洛

陽左灑右澗表裏山河扼殽崑之隘阻成臯之
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
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雍得之可以爲重故
自號爲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
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
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
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
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
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爲險矣夫雍爲天府梁爲

戰場周爲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羽檄召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蓋漢踵秦事郡國背道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爲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爲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

見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內之命此所謂以地爲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

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歛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託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任臣上

臣聞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疑疑之事皆出於姦臣庸君度量狹隘心意頗僻不能以至誠相期而已古之人有自舉其身者有舉其子者有舉其弟者有舉其姪者有舉其內外之親舊者而其君不以為疑其臣不以為嫌者何哉以其所舉者當而已矣漢宣帝欲擊先零問誰可將者趙充國曰無如老臣者矣宣帝用之遂破先零此所謂自舉其身者也晉君問孰可為國尉祁奚曰午也可君曰非

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否不問子也君子謂初
奚能舉善矣此所謂有舉其子者也李石當國
薦弟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爲戶部郎中此
所謂有舉其弟者晉求文武良將謝安以其姪
幼度應舉郗超聞而歎曰安違衆舉親明也幼
度不負舉才也果破苻堅於淝水上此所謂有
舉其姪者也崔貽孫爲相未踰年除吏八百莫
不諧允德宗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
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材行如

不與聞何由得其實此所謂有舉其內外之親
舊者也此數子者皆內有以自信外有以信於
人仰無所媿俯無所怍其親身也與人等其親
子弟親舊也與不相誰何者等故能立功於當
年垂名於後世千載之下想見其風向使念瓜
李之小嫌忘事君之大節匿名迹遠權勢心知
其然而不敢發則與糞壤同朽耳尚何功名之
立哉陛下即位以來委政於六七大臣其人自
以曠世遭遇莫不悉心竭力知無不爲言無不

盡可謂千載一時之嘉會也而臣竊有所不然者未能去用親之嫌而已竒材異行實爲時輩所見推者一涉大臣之親則相顧繆悠莫敢援之以進幸而不顧進之則諫官御史之章相隨而至矣臣以爲此風一成非聖朝之事也何則大臣之親嫌而不用則侍臣之親亦當嫌而不用引而下之至於臺省寺監之官推而廣之至於漕刑郡縣之吏其親者皆嫌而不用矣夫竒材異行不常有於天下幸而有焉又以親踈嫌

而棄之則是非得草萊巖穴之士終不用也昔西漢之韋氏平氏東漢之袁氏楊氏唐之韋杜蘇李陸蕭諸氏皆兄弟爲三公父子爲宰相盛者至與國相始終其間建功立業號爲名臣者蓋不可勝數柰何專用草萊巖穴之士哉願詔中外之臣惟賢是進惟不肖是退而勿以用親爲嫌諫官御史惟進退之當否是察而勿以親嫌爲刻則天下之竒材異行庶乎皆得而用也

任臣下

臣聞人主之於諫諍之臣非獨聽其言之難也
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是爲難矣夫骨鯁自信
以身許國不爲利害之所撓屈者謂大節也材
智之不周思慮之不密學術之不至聞聽之不
審所謂小過也必有大節而無小過者然後得
爲諫諍之臣則窮年沒世不可得其人矣如或
不然則與其無一時之小過孰若有終身之大
節哉昔汲黯通經術則不如平津侯恢武功則
不如大將軍明習法令則不如張湯文章儒雅

則不如司馬相如謹厚自全則不如石慶術略
橫出則不如主父偃然淮南王謀反惟憚曰黯
好直諫守節死義說平津侯等如發蒙耳由是
言之諫諍之臣其功在於正綱紀立風憲通上
下之情使亂臣賊子顧憚而不敢發如此而已
一舉之不當理一發之不中節曾何足以深咎
耶陛下即位以來首下明詔使中外大臣保任
諫官御史蓋充賦者百有餘人其見用者十數
人耳選擇旣精人頗自重皆毅然有伏節死誼

之心興利除害甚於嗜慾攘擊姦惡如報私讎
首尾數年之間遂成冠古之治雖神功聖化敏
妙自然亦此曹轍替可否之力也然比者嘗以
所言不效諫官御史接迹引去或遷他官或補
外郎臺省爲之一空臣愚踈遠不知朝廷之事
切怪陛下何取之之難而去之之易也且人非
著龜不無過誤顧其設心措意何如耳昔漢酈
食其有撓楚之非唐魏鄭公有縱薛延陀之過
本朝趙中令有遣趙保忠之失此三人者皆天

下之豪傑一時之名臣也猶有非繆過失如此
又况不及於三人者乎臣願陛下鑒師古始追
御來今重諫官之進退慎御史之外黜取其大
節而略其小過使天下之士得以盡忠畢力於
前則神功聖化又將有新於此矣或謂臣曰古
者諫諍之臣職於廣聰明除壅蔽成德業而已
後世狂夫小子狡猾不道之人或假其名以資
盜竊其器以售姦如谷永者王鳳之客也而譏
斥帷幄劉歆楚者李逢吉之黨也而額叩龍墀

陽爲剗拂之迹陰成附麗之謀以此言之小過其可略乎略其小過則成其大惡矣臣應之曰不然夫藥石所以瘡病因而致病者有矣然自古及今未有廢藥石者何哉以其所愈者衆所害者寡也諫諍之臣雖器有遠近才有脩短大抵搢紳之選也安可盡誣以谷永劉歆楚之徒歟就使有一二人焉則去其一二二人者可也何至空臺省而逐之耶陸贄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

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證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嗚呼人主用諫諍之臣贄之論盡矣

朋黨上

臣聞朋黨者君子小人所不免也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邪正不辨而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存君子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而君子

終受禍矣何則君子信道篤自知名不肯偷爲一切之計小人投隙抵巇無所不至也臣請以易道與夫堯舜漢唐之事明之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一陽之生則爲復復者反本也三陽用事則爲泰泰者亨通之時也而五陽之極則爲夬夬者剛決柔也以此見君子之道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小人也一陰之生則爲姤姤者柔遇剛也三陰用事則爲否否者閉塞之時也而五陰之極則爲剝剝者窮上反下也以此見小

人之道亦必得其類然後能勝君子也陰陽相與消長而爲慘舒爲生殺君子小人相與勝負而爲盛衰爲治亂然皆以其類也臣故曰朋黨者君子小人不免也堯之時有八元八凱十六族者君子之黨也又有渾沌窮竒檮杌饕餮四凶族者小人之黨也舜之佐堯有大功二十者舉十六相去四凶而已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廢之亦不聞以其朋黨而兩存之也臣故曰人主御群臣之術不務嫉朋黨務辨邪正而已東

漢鉤黨之獄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蓋始於周福
房植謂之甘陵南北部至於李膺陳蕃王暢張
儉之徒遂有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號人
主不復察其邪正惟知震怒而已故曹節侯覽
牢修朱並得以始終表裏成其姦謀至於刑章
討捕錮及五族死徒廢禁者六七百人卒不知
修並者乃節覽之黨也唐室之季朋黨相軋四
十餘年搢紳之禍不解蓋始於李宗閔李得裕
二人而已嫌怨既結各有植立根本牢甚互相

傾擠牛僧孺李逢吉之屬則宗閔之黨也李紳
韋處厚之屬則德裕之黨也而逢吉之黨又有
八關十六子之名人主不復察其邪正惟曰去
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而其徒亦曰左右佩劍
彼此相笑蓋言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用
事欲以權市天下凡不附己者皆指以爲二人
之黨而逐去之至於人人駭慄連月零晦卒不
知訓注者寔逢吉之黨也臣故曰邪正不辨而
朋黨是嫉則君子小人必至於兩廢或至於兩

存君子與小人兩廢兩存則小人卒得志君子終受禍矣

朋黨下

臣聞陛下即位以來虛懷仄席博採公論悉引天下名士與之經綸至有去散地而執鈞衡起謫籍而參侍從者雖古版築飯牛之遇不過如此而已君子得時則其類自至數年之間衆賢彈冠相繼而起聚於本朝夫衆賢聚於本朝小人之所深不利也是以日夜恟恟作爲無當不

根眩惑誣罔之計而朋黨之議起焉臣聞比日以來此風尤甚漸不可長自執政從官臺閣省寺之臣凡被進用者輒爲小人一切指以爲黨又至於三君八顧八俊八及八厨之名八關十六子之號巧爲標榜公肆詆欺一人名之於前萬人實之於後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諍也然則其可以不察歟臣聞慶曆中仁祖銳於求治始用韓琦富弼范仲淹以爲執政從官又擢尹洙歐陽脩余靖蔡

襄之徒列於臺閣小人不勝其憤遂以朋黨之
議陷之琦弼仲淹等果皆罷去是時天下義士
扼腕切齒髮上衝冠而小人至於舉酒相屬以
爲一網盡矣賴天子明聖察見其事琦弼仲淹
等旋被召擢復蒙器使遂得成其功名今所謂
元老大儒社稷之臣想望風采而不可見者皆
當時所謂黨人者也向使仁祖但惡朋黨之名
不求邪正之實赫然震怒斥而不反則彼數人
者皆爲黨人而死耳尚使後世想望風采而不

可見耶今日之勢蓋亦無異於此臣願陛下觀
易道消長之理稽帝虞廢舉之事鑒漢唐審聽
之失法仁祖察見之明杜媒孽之端窒中傷之
隙求賢益急用賢益堅而信賢益篤使姦邪情
得而無所售其謀讒佞氣索而無所啓其口則
今之所謂黨人者後世必爲元老大儒社稷之
臣者矣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第十六

進策

淮海先生秦

觀

少游

人材

臣聞天下之材有成材者有奇材者有散材者有不材者器識閎而風節勵問學博而行治純通當世之務明道德之歸此成材者也經術藝文吏方將略有一卓然過人數等而不能飾小行矜小廉以自託於閭里此奇材者也隨群而入逐隊而趨既無善最之可紀又無顯過之可

繩攝空承之取位而已此散材者也寡聞見暗
機會乖物理昧人情執百有司之事無一施而
可此不材者也古之人主於成材則付以大任
而備責之於奇材則隨所長而器使之於散材
則明賞罰而磨礪之於不材則棄之而已四者
各有所處然而奇材者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
蓋天下之成材不世出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
能事不材者適足以敗事而已是則任天下之
能事者常在乎奇材有奇材而不深惜焉則將

與不材同棄而曾散材之不如矣夫匠氏之於
木也椳楠豫章易直而十圍者必以爲明堂之
棟路寢之楹七圍八圍者雖多節必以爲高明
之麗拱把而上者雖小橈必以爲狙猿之杙稍
脩則以爲榱桶甚短則以爲侏儒至於掖楠軸
解亟沉而易蠹者然後以之爨也今有椳楠豫
章於此七圍八圍拱把而上特以多節小橈之
故遂并棄之豈不惜哉人主用天下之材亦何
以異於此今國家之人材可謂富矣養之以學

校而取之以真舉名在仕版者無慮數萬然一
旦有事則常若乏人何哉以臣觀之未能深惜
天下之奇材故也蓋不深惜天下之奇材則用
之或遺其長取之將責其備雖有嶄嶄歷落穎
脫絕倫之士執事者始以名聞未及試之而媒
孽其短者固已園視而起矣夫奇材多自重又
不材者之所甚嫉也以自重之勢而被甚嫉之
毀其求免也豈不難哉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
其勢之使然無足怪也昔孟公綽爲趙魏老則

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裨謀能謀於野則獲於
邑則否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人固有
所長亦有所短也臯陶晉而爲大理天下無虛
刑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賢如蕭何而
有市田請地之汙直如汲黯而有褊心忿罵之
鄙文如長卿而有臨功滌器之陋將如韓信而
有胯下蒲伏之辱吏如張敞而有便面拊馬之
事此數子者責其備則彼將老於耒耜之旁死
於太山龕巖之下耳人主豈得而用之陛下即

位以來屢下明詔舉諫官御史臺閣學校之臣
刺史牧民之吏與夫可備十科之選者所得人
材蓋不可勝數臣願陛下取其名實尤異者用
之而勿疑人情不能無小過非有顯惡大義所
當免者宜一切置而不問以責異時之功則彼
將輸寫肝膽捐委軀命求報朝廷而不可得一
旦有天下四夷之事何足患哉

法律上

臣竊觀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安榮危辱之所從

長久亟絕之所自無不出於其所任之術而所
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律二端而已蓋純用
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書法律雜
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為名實者漢唐也何以
知其然耶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
德之意而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
於典謨訓誥誓命之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
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百家之說熄帝
王之制舉而霸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為刑辟

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文侯之師李悝論
次諸國之法著爲法經其徒啇鞅用以相秦始
作牧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細微
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以
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同
法律者秦也漢自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爲新語
用叔孫通之說而使定禮儀可謂知所取矣而
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擴撫秦法作
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爲見知故縱監臨

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誣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
帝王之謀可謂知取舍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
司所以朝夕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
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
者漢唐也惟其純用詩書故三代享國安榮而
歷年長久惟其純用法律故秦危辱而亟絕惟
其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遞爲名實
故漢唐之有天下雖號長久而安榮之日少危
辱之日多僅免亟絕而已蓋詩書者所以崇德

其事皆孝悌忠信人之所欲者也而安榮長久
人之所欲者也而法律所以制姦其事皆鞭笞
斬艾人之所惡欲以報所惡之讎者也以所惡
之術報所惡之讎亦其理之然哉賈生曰今或
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
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者可謂
知治體矣

法律下

臣聞古今異勢不可同日而語以今天下而欲

純用詩書盡去法律則是腐儒不通之論也要
使詩書不爲法律所勝而已祖宗之時二端雖
號並行而士大夫頗自愛重以經術爲職文藝
相推間有喜刑名精案牘者則衆指以爲俗吏
而耻與之言近世則不然士大夫急於功利不
師古始相與習者莫非狂後惠文之事父教其
子兄詔其弟以爲速化之術無以過此間有引
古義決嫌疑則掩口而笑曰此老生之常談耳
何所用於今哉嗚呼此風一成非天下之福也

蓋昔者以詩書爲本法律爲末而近世以法律爲實詩書爲名臣以天下之大弊君子所宜奮不顧身而救之者無甚於此何則廢詩書而從法律則是舉天下而入於申韓之術也揚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夫不仁者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君子救之其可以緩耶臣嘗思之其所以然者無他始於試法而已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爲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峻至有黃綬中選數歲之間持斧仗節領一道之權任

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於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且法吏之與儒臣所聞異趣所見異塗猶方圓曲直之不相入也昔匈奴渾邪王降漢長安賈人與市者當坐死五百餘人而沒黥固爭以爲不可若使法吏言之則必以爲闡出財物矣密人有告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而卓茂折之以禮以爲汝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乎若使法吏言之則以爲受所監臨矣

朱博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
柰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
爲陳說之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禍者以異時制
策進士所得之臣有如汲黯卓茂者在也十數
年之後耆老大臣相繼得謝而試法所得之吏
有如朱博者當軸而處中焉則君子雖欲奮不
顧身以救之亦無及已臣以爲縱未能盡罷其
士宜稍變革以抑其風使吏非有出身毋得試
法其餘出仕換官之類可一切試以經術藝文

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詩書也則申韓之
禍熄矣

論議上

臣竊聞役法之議不決久矣有司閱四方之牘
眩蠹起之說牽制優游相視而不斷者二年於
茲雖稍復筆削著爲一切之令取濟昔月卒未
有確然定論可以厭服人情傳萬世不弊者也
其所以然者無他焉士大夫據偏守獨各有系
吝不能以至公爲心故耳何則夫所謂役法者

其科條品目雖曲折不同大抵不過差免二法而已差役之法雖曰迭任府史胥徒之士率數年而一更然而捕盜者奔命不遑主藏者備償無筭困倉竭於飛輓資產破於厨傳執事者患其弊也於是變而爲免役之法雖曰歲使中外之民悉輸餼直以免其身然而平估至於室廬檢括及於車馬裒多以爲寬剩厚積以爲封樁則其弊又有甚於差役者矣蓋差役之法不弊則免役之法不作免役之法不弊則今日之議

不興然而士大夫進用於嘉祐之前者則以差爲是而免爲非進用於熙寧之後者則以免爲得而差爲失私意旣搖於中公議遂移於外嗚呼豈特二年而無定論哉雖十年而無定論不足怪也昔唐室賦役之法有租庸調者最爲近古自開元之後版圖旣隳丁口田畝皆失其實法以大弊故楊炎變之以爲兩稅之法已而盜起兵興征求無節法又大弊故陸贄以七事者力詆其非然而終唐之世不復改也夫唐之諸

臣豈不知兩稅爲非古租庸調爲近古哉蓋以晚節末路俱爲弊法以此易彼寔無益也今差役免役之法蓋類於此然則何爲而可耶臣聞楚人有第二區者其甲則長子之所御名也其乙則少子之所御名也規摹不同而歲久皆弊其父謀所止二子各請止其所御名之廬至數日不決有鄰人告之曰昔少君以甲第壞甚於是營乙以舍族人今乙第又壞而長君復欲徙之於甲是以壞易壞非計之得也何不合二第可用

之材別營一區而棄其腐撓者乎父以爲然其論遂定今陛下以役法之議付於嘉祐熙寧之臣何異楚人之謀於二子也盍亦質諸鄰人之論哉陛下若以臣言爲然願詔有司無牽於故新之論毋必於差免之名悉取二法之可用於今者別爲一書謂之元祐役法則嘉祐熙寧之臣皆默然而心服矣若夫酌民情之利病因五方之所宜條去取之科列輕重之目此則有司之事臣所不能知之亦猶楚人之第某材可棄

某材可留皆當付之匠氏不可問諸鄰人也傳
曰雖有絲麻無棄管前雖有姜姬無棄焦萃唯
陛下擇焉

論議下

臣聞世之議貢舉者大率有三焉務華藻者以
窮經爲透闊尚義理者以綴文爲輕淨好爲高
世之論者則又以經術文辭皆言而已矣未嘗
以爲德行德行者道也是三者各有所見而不
能相通臣請原其本末而備論之則貢舉之議

決矣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
動當周旋進退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
賢不肖而觀盛衰焉其後聘問不行於列國學
詩之士逸於布衣於是賢人失志之賦興屈原
離騷之詞作矣此文詞之習所由起也及其衰
也彫篆相夸組繪相侈苟以譁世取寵而不適
於用故孝武好神仙相如作大人賦以風其上
乃飄飄然有凌雲之志此文辭之弊也昔孔子
患易道之不明乃作彖象繫辭文言說序雜卦

十篇以發天人之奧而左氏亦以春秋之法弟子傳失其真於是論本事作傳以記善惡之實此經術之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故漢儒之陋有曰秦近君能記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也此經術之弊也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則閭胥書之孝悌睦婣有學者則族師書之有德行道藝者則黨正書之而又攷之於州長興之於鄉老大夫而論之於司徒司徒樂正司馬

所謂秀選進造之士者是也然後官而爵祿之此德行之選所由起也及其衰也鄉舉里選之法亡郡國孝廉之科設而山林遺逸之聘興於是矯言僞行之人弊車羸馬竄伏巖穴以幸上之爵祿故東漢之士有廬墓而生子唐室之季或號嵩少為仕途捷徑此德行之弊也是三者莫不有弊而晚節末路文辭特甚焉蓋學屈宋而不至者為賈馬班揚學賈馬班揚而不至者為鄴中七子學鄴中七子而不至者為謝靈運

沈休文休文之撰四聲譜也自謂靈均以來此
祕未覩武帝雅不好焉而隋唐因之遂以設科
取士謂之聲律於是敦朴根柢之學或以不合
而罷去靡曼剽奪之伎或以中程而見收自非
豪傑不待文王而興者往往溺於其間此揚綰
李德裕之徒所爲切齒者也熙寧中朝廷深鑒
其失始詔有司削去詩賦而易以經義使學者
得以盡心於六藝之文其意信美矣然士或苟
於所習不能博物洽聞以稱朝廷之意至於歷

世治亂興衰之迹例以爲祭終之芻狗雨後之
土龍而莫之省焉此何異斤桑間濮上之曲而
奏以舉動勸力之歌雖華質不同其非正音一
也傳曰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
也驕騮騏驎一日而馳千里捕鼠則不如狸狌
言殊技也鷓鴣夜撮蚤察毫末畫出瞋目而不
見丘山言殊性也今欲去經術而復詩賦近乎
棄本而趨末并爲一科則幾於取人而求備爲
今計者莫若以文詞經術德行各自爲科以籠

天下之士則性各盡其方技各盡其能器各致其用而英俊豪傑庶乎其無遺矣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第十六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第十七

進策

淮海先生秦

觀

少游

官制上

臣聞王者用人之要術惟資望而已歲月有等功勞有差天下莫得躡而進者謂之資行能術業卓然高妙爲世所推者謂之望用人以資而已則盛德尊行魁竒雋偉之人或拘格而遭回如張繹之十年不得調揚子雲位不過侍郎之類是也用人以望而已則狂繆之流矯亢之士

或以虛名而進按如晉用王衍唐用房琯之類是也古之善用人者不然以資待天下有常之士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使二者各有所得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礙故自一命以至九命自受職以至作牧非有功不遷非有缺不補而天下不以為淹或舉於耕或舉於版築或舉於屠釣加之士民之上委以將相之權而天下不以為驟何者資之所當然望之所宜爾也國家以爵祿格為有定之制而以職事官為不次之選

於先王用資望之術可謂得其意矣然臣愚猶以為未者太必於用資太不必於用望也何則夫郡守者民之師帥天子所與共理者也衣冠而坐堂皇之上則賓客造謁於前掾屬趨走於下政教賞罰軍旅之事一皆聽其可否所為是則千里蒙其賜所為非則數十萬室受其害可謂天下之重任矣今將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不過為郡守而仕嘗再為通判者苟無大惡顯過有保任人亦必至於郡守是將相大臣與保

任嘗再爲通判者相去無幾耳夫賢者能使所
居官重不肖者反之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
難居者非特法令使然亦其人材之所致也豈
非所謂太必於用資乎館閣者圖書之府長育
英材之地也從官於此乎次補執政於此乎遞
升故士非學術藝文屹然爲一時之望者莫得
而居之可謂天下之妙選矣今中材凡吏一爲
大臣之所論薦則皆得居其位嘗有金穀之職
兵刑之勞則皆得假其名嗚呼比歲已來校書

正字之職龍圖集賢之號何其紛紛也傳曰惟
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此不幾於以名器而假諸
人乎臣所謂太不必於用望者此也昔漢制郎
守入爲三公學者以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
萊山言其清祕常人所不能到也願下明詔應
中州已上非更臺省寺監漕刑之任者不得爲
郎守慎惜館閣之除以待文學之士則用人之
術庶乎其盡矣

官制下

臣聞國家次五代一切之制百官稱號最爲雜
掾名存而器不設文具而實不應所謂臺省寺
監者朝廷之官也而其汎及於州縣筦庫之吏
其濫至於浮屠黃冠之師乖違之條爽繆之目
至不可勝數 先皇帝惻然憫之始詔有司作
寄祿格以易天下之官而歸之於臺省還之於
寺監然後循名可知其器而緣實亦得其文可
謂帝王之盛典矣然有所未盡者臣竊昧死而
妄議焉向之則自正議大夫以上遷進太略自

中散大夫以下清濁不分也夫遷進太略則大
臣僥倖而其弊也至於無以復加而法制亂清
濁不分則小臣偷惰而其弊也至於莫爲之寵
而資望乖舊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
從之職者八遷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
蓋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非多其等級則勢必
至易極易極則國家慶賞將窒而不得行此制
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正議大夫不
問人之如何四遷而至特進故大臣爲特進者

遇朝廷有大慶賞則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夫司空者職事官也寄祿無以復加而予焉豈非所謂亂法制之甚歟舊制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太常光祿衛尉司農是也即官負外率一秩而有八名如禮工祠屯主膳虞水之類是也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如太常祕書殿中諸丞是也蓋入仕之門有制策進士明經諸科任子雜色之異庶官之途有臺省寺監漕刑郡縣之殊非銖銖而較之色色而別之則

牛驥同皂賢不肖混殺而天下皆將沆沆然倫取一切不復淬勵激昂以功名爲己任此亦制官之深意也今寄祿格則不然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務郎秩爲一名而已故掌任臺省之職或任漕刑之司者人心有所不厭而莫爲之寵則徃徃假以龍圖集賢之號夫龍圖集賢之號所以待天下文學之士也而以諸吏莫爲之寵而假焉豈非乖資望之甚歟蓋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人所以礪世磨鈍者也夫不爲爵勸不

爲祿勉古之人有行之者蒙穀是也齊死生同
貧富等貴賤古之人有行之者莊周是也今朝
廷之臣皆得莊周蒙穀而爲之則爵祿之器雖
不復設可矣如其不然則遷進太略清濁不分
之弊安得而不革哉晁錯曰爵者上之所命出
於口而無窮韓愈曰聖君所行即是故事自古
豈有定制也願詔有司以寄格再加論定稍放
舊制自正議大夫以上更增四秩之號自中散
大夫以下秩之號爲三等之名如此則遷進類

詳而法制不亂清濁稍異而資望不乖是亦先
皇之志也惟陛下留神省察

財用上

臣聞先王之理財也若持衡然天下之財不使
之偏歸於公室亦不使之偏入於私家惟其適
平而已故邦國有以供祭祀奉養祿廩賜予之
費而民有以給朝晡伏臘冠婚喪祭之資其取
民之制謂之什一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
什一小桀大桀寡乎什一小貉大貉魯哀公曰

二吾猶不足桀之道也白圭以二十而取一貉之道也推此言之則先王理財之意惟其適平而已自什一之法壞天下之財始失其平其偏歸於公室也則有鬻鹽冶鑄以管山海之饒擁酒酤以漁井邑之利筭舟車告緡錢以摧抑商賈造皮弊省耐金以侵牟封君甚者至今吏坐列肆販物以求利焉其偏入於私家也則有以農田而甲一州販脂而傾都邑賣漿而踰侈酒削而鼎食貨脯而連騎馬醫而擊鍾甚者至累

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是以民常困於聚斂之吏而吏常嫉夫兼并之民所謂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哉本朝至和嘉祐之間承平百餘年矣天子以慈儉爲寶貢賦經常之外殆無一毫取諸民田疇邸第莫爲限量衣食器皿靡有約束俯仰如意豪氣浸生貨賄充盈侈心自動於是大農富賈或從僮騎帶刀劍以武斷於鄉曲畢弋漁獵聲伎之奉擬於侯王而一邑之財十五六入於私家矣熙寧元豐之間大臣用事

始作法度與時變通青苗免役市易之利相次
而作有司日夜手畫口說區處於中使者旁午
冠蓋相望奉行於外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江
淮則增煮海之息閩蜀則倍摘山之贏青徐則
竭冶鑄之利其他希風盲效計數無名之取額
外之求蓋不可勝數而天下之財太半歸於公
室矣陛下即位之始深知其弊凡法度之不便
於民者一切罷去吏掌以培克進者相繼而黜
數因赦令而弛逋負大出廩廩以振乏絕於是

公私之財滋向於平然而有大弊者士大夫矯
枉過直邈然以風裁自度不復肯言財利之事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
曰義而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以此見理財
先食貨者帝王之要務所以安中國服四夷者
特不可使之偏入於公私耳今國家北有抗衡
之虜西有假息之羗中有大河之費數萬之吏
取給於水衡之錢百萬之兵仰食於太倉之粟

公私窘急可爲寒心此正人臣揚摧歛散以究
虛盈以濟用度之秋也而耻言財用之事是晉
人而已矣晉人王衍者口不言錢而指以爲阿
堵物臣切笑之以爲此乃姦人故爲矯亢盜虛
名於暗世也何則使顏閔言錢不害爲君子盜
跖呼阿堵物豈免爲小人哉晉人尚清談而廢
實務大抵皆類此矣昔管仲道輕重之權范蠡
計然否之策蕭何漕關中之粟財利之臣也東
郭咸陽之鬻鹽孔僅之冶鑄桑洪羊之均輸亦
之所爲也亦惡乎而不可哉

財用下

臣嘗以爲君子理財之術莫若盡地力節浮費
二者而已何則理財之要在乎原其所自有而
爲之道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風霆雨露之發
生山林川澤之滋養財之所從出也不原其所
自有不要其所從無竊竊焉從事於闔闢歛散

之中則是賤丈夫爭雖刀之末耳豈君子所謂
理財者耶是故原其所自有而爲之道則莫若
盡地力要其所從無而制之法則莫若節浮費
君子理財之術蓋無以易於此臣請爲陛下遂
言之夫理天下之財譬如治水增繕隄防決之
於鄰國非治水之善也橫賦強市取之於百姓
非治財之善也善治水者以四海爲壑善理財
者以天地爲資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
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

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
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
最爲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
狹人衆培糞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
田培糞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况
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
盡者亦多矣李悝曰治田勤則晦益三升不勤
亦如之地方萬里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然
趙過爲代田一晦歲收常過縵田一斛以上善

又倍之秦漢開鄭白渠溉田四萬四千餘頃至
唐大曆初兩渠所溉纔六千三百頃耳以代田
鄭白渠事言之則治田之勤不勤何止晦有三
外之損益也今二千石雖兼勸農之事而例爲
虛名莫有任其責者爲今之計莫若詔天下州
置勸農一司以守將爲長聽於倅介之中自擇
一人爲副先籍境內定墾田與夫陂塘溝渠之
數而周知其利害歲時出行諸郊召見耆老問
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而罰其

游惰不聽命者歲終部使者第其殿最以聞功
效尤異者寵用之如此則天下之田皆與閩蜀
等而地力盡矣古者吉凶之服則一比共之祭
器則一閭共之喪器則一族共之吉凶禮樂之
器則一鄉共之凡嫁子娶妻純帛無過五兩凶
荒則天殺禮而多婚夫一鄉者五百家而五兩
者五匹耳其用財可謂約也今則不然嫁子娶
妻喪葬之費其約者錢數萬其豐者至數百萬
中人之家一有吉凶之事則賣田疇鬻卹第舉

倍稱之息猶弗能給然則今時吉凶之費絕長
補短殆二十倍於古也財用安得而不竭乎周
之太宰王之大臣也其職曰以九式均節財用
漢之許劭魏之毛玠唐之楊綰人臣耳而能使
一時士大夫心化其風損車馬毀池觀減駟馭
散音樂以此見法制者雖盛世不可去而風化
者雖衰世亦可行也今令雖有儀制之文毛舉
數事不能委曲爲今計者莫若自宗室外戚以
至品官民庶之家宮室輿馬飲食衣服皆倣典

禮而爲之度數稍寬其制使可久行其冠婚喪
祭之事則視歲上下而隆殺之使諫官御史得
以彈奏於中而漕刑守令得以舉劾於外敢不
承者雖貴且親必罰無赦然後陛下崇節儉尚
敦樸以爲之率棄難得之貨却無用之器罷不
急之務以爲之先如此則天下淫侈之俗曠然
一變而浮費節矣賈生曰今背本而趨末食者
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以長是天
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傾嗚

呼如賈生者可謂知理財之術矣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第十七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第十八

進策

將帥

淮海先生秦

觀少游

臣聞將帥之難其人久矣勢有強弱任有久近
敵有堅脆地有遠邇時有治亂而勝敗之機不
繫焉惟其將而已矣昔智氏以韓魏三國之兵
伐趙馬服君之子以四十萬之衆抗秦可謂強
矣而潰於晉陽坑於長平廉頗率老弱之卒守
邯鄲田單鳩創病之餘保即墨可謂弱矣而栗

腹以摧騎却以走是不在乎勢之強弱也穰苴
之用於齊拔於閭伍之中也一日斬莊賈晉師
罷去燕師渡水而解韓信之繫趙非素拊循士
大夫也背水一戰而擒趙王歇斬成安君是不
在乎任之以近也以周瑜之望曹公不啻虎狼
而吳兵捷於赤壁以元德之視陸遜甚於雛鷺
而蜀師衄於白帝是不在乎敵之堅脆也東西
異壤也而鄧艾以繼兵取成都南北異習也而
王鎮惡以舟師平關中是不在乎地之遠邇也

夫以東晉之衰而謝元得志於淝水開元之盛
而哥舒翰失利於潼關是不在乎時之治亂也
故善將者勢無強弱任無久近敵無堅脆地無
遠邇時無治亂不用則已用之無不勝焉故曰
惟其將而已矣雖然有一軍之將有一國之將
有天下之將走及奔馬射中飛鳥攻堅城破強
敵所向無前此有勇之士一軍之將也出奇制
勝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攻輒破擊輒服此
有智之士一國之將也福於己而禍於人則功

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爲功
成事畢自視缺然無矜大之色此有道之士天
下之將也古者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軍中不聞
天子之詔其委任責成如此非有道之士其可
以輕付之哉國家將帥可謂盛矣閱禮樂而敦
詩書者肩摩而轂擊縱橫剽悍稱智囊而號肉
飛者至不可勝計然驛騎有赤白囊至則廟堂
之上爲之紛然進止賞罰皆從中決者何也豈
以爲將帥者皆智勇之人非有道之士不可獨

任故耶夫廟堂議邊事則王體不嚴將帥之權
輕則武功不立嗚呼可謂兩失之也臣以爲西
北二邊宜各置統師一人用大臣材兼文武可
任天下之將者爲之凡有軍事惟以大義上聞
進退賞罰盡付其手得以便宜從事如此則雖
有邊警可以不煩廟堂之論而豪傑之材得以
成其功矣

奇兵

臣聞萬物莫不有奇馬有驥犬有盧畜之奇也

鷹隼將擊必匿其形虎擬而後動動而有獲禽
獸之奇也天雄鳥喙董葛之毒奇於藥繁弱忘
歸奇於弓矢鷓鴣莫邪奇於刀劍雲爲山奇濤
爲海奇陰陽之氣怒爲風交爲電亂爲霧薄而
爲雷激而爲霆融散而爲雨露凝結而爲霜雪
天地之奇也惟兵亦然嚴溝壘盛輜重傳檄而
出計里而行尅期而戰此兵之正也提百一之
士力扛鼎而射命中者縋山航海依叢薄而晝
伏乘風雨而夜起恍焉如鬼之無迹忽焉如水

之無創此兵之奇也兵之道莫難於用奇莫巧
於用奇莫妙於用奇何以言之凡用奇之法必
以正兵爲主而出者謂之孤軍孤軍勝敗未可
知也霍去病所將常選有大軍繼其後是以深
入而未常困絕李陵提步卒五千轉鬪單于於
莫北而無它將援之其擒且矣故曰莫難於用
奇夫材有勇怯伎有精冗勇者克敵則怯者奮
冗爲敵破則精者却自然之勢也善將者擇其
精勇以爲奇悉其冗怯以爲正奇兵雖少而以

銳爲正之勢正兵雖雜而以衆爲奇之勢長短
相補強弱相資則寡者亦爲衆冗怯者亦爲精
勇也故曰莫巧於用奇昔岑彭泝都江而上以
援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而公孫述驚節艾取陰
平道下油江破綿竹徑薄成都而劉禪降孫奭
自江左浮大海直擒番禺而盧循破李勰越文
成戍殲張桀柵夜襲蔡州而吳元濟擒此數子
者皆智謀足以料敵勇敢足以決勝故能乘變
投隙而就其功名使敵雖有強將勁卒不得盡

試其能而固已敗也故曰莫妙於用奇孫臍曰
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鬪者不搏擻批亢擣
虛形禁勢格則自爲解耳則非夫通陰陽之幾
達萬物之變以得用奇之奧者何足以及此今
夫屠者之解牛也經肯綮則以刀遇大軀則以
斧至庖丁則不然批隙導窾游其刃於空虛而
礫然已解矣奕者之鬪碁也諦分審布失其守
者逐而攻之至奕秋則不然倒行而逆施用意
於所爭之外而沛然已勝矣夫屠奕鄙事也有

竒技則無與抗者况於兵乎兵法曰兵以正合以竒勝然而天下之士徂於常而駭於變知所以合者多而悟所以勝者少也

辯士

臣聞兵之大槩我為主彼為客是守之而已彼為主我為客是攻之而已客主不分彼我相埒塗覲而卒遇是戰之而已此兵之常法也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辯者守則形不便攻則勢不利戰則氣不克當是時也雖有智勇無所用之

獨可馳一介之使憑軾搏街喻以禍福而得志此軍中所以不可無辯士也然則所謂辯士者必以其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與焉蓋上知道德性命之原下達禮義形器之變旁通幽明時物之所宜者識也窘之而益出費之而益新揜之以卒而不亂壓之以重而不懾者才也經傳子史天星地志醫方卜筮百家之書無所不涉而能謹守其宗者學也夫是之謂三德俯而賀仰而弔聞者遑懷心折骨驚手足俱廢其

名曰恐機道以令名贊以美利聞者悅懌陽氣
浸淫上滿大宅其名曰喜機訐過差而不貸觸
忌諱而無疑聞者忿然駸上衝冠皆皆盡裂其
名曰怒機旁刺其所悼念逆釣其所感傷聞者
泣然涕下霑臆不復自勝其名曰悲機發端而
指隙其說泛而不根其意圓而無主聞者茫然
如獲異物不知其名欲捨之而行則恐其寶也
欲取之而去則恐其怪也徒倚周章狐疑而不
決其名曰思機此五者天之所以命於人有觸

之則曠然而發莫能禦已夫是之謂五機蓋三
德不具不足以立已五機不明不足以移人故
曰所謂辯士者必具三德明五機而利口者不
與焉昔蘇秦張儀犀首陳軫代厲之屬嘗以辯
名於世矣然三德不足而五機有餘故事求遂
而不問禮之得失功求成而不卹義之存亡偷
合苟容取濟一時而已此其所以爲利口之雄
而君子不道也然後世之人見其如此遂以辯
爲縱橫之術諱問而耻言之則所謂因咽而廢

食也孔子曰賜能辯而不能訥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由此觀之孔孟之間未嘗廢辯特貴夫時然後發不得已而後用爾古者列國之大夫聘於塗者肩摩而駁擊兵之交則使在其間若非辯士爲之則安能專對而不辱於君命耶或曰戰國之時無定勢無常形橫則秦帝從而楚王故辯士足以乘間而執其機自漢以來形勢異矣尚安所事辯乎曰是不然人之生也有手足則知搏擊有心智則知思慮有口

舌則知語言天下之亂常生於此三者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亂蓋搏擊爲力思慮爲謀語言爲辯天下未嘗一日不用力與謀也何獨於辯而疑之昔酈食其使齊田橫以七十城下漢陸賈使南越尉佗去黃屋而稱臣賈林致李抱真命而王武俊倒戈韓愈入鎮州而牛元翼出矣此後世用辯士之明效也天下不用兵則已矣如用兵辯士不可無也

謀主

臣聞兵家之所以取勝者非特將良而士卒勁也必有精深敏悟之士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者爲之謀主焉古之人將有天下之事未嘗不先於謀故考訂卿士之議參酌庶人之言所以謀之於明也拂龜端策灼之而辨兆揲之而分封所以謀之於幽也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夫謀者聖人所不能免也况於兵乎兵之道猶一人之身將者心也謀主者思慮也圖籍者臟腑也法制者脈絡也號令者

聲音也旌旗鼓鐸者耳目也車騎步兵者四肢也心之統腑臟惣脈絡出聲音用耳目役四肢也精以思慮則外不攘於人事內不寇於陰陽思焉而不精慮焉而不熟則飢飽勞佚之過漫然而不知寒暑溫清之變冥然而不察冒犯水火嬰觸金石無所不致矣故心雖明腑臟雖安脈絡雖通聲音雖和耳目雖聰明四肢雖便利不可以無思慮將雖良圖籍雖具法制雖謹號令雖嚴旌旗鼓鐸雖修車騎步兵雖練不可以無

謀主蓋將軍之於謀主也有之者勝無之者敗
已棄之而資敵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嘗用
矣而或棄者亦敗棄矣而或用者亦勝何以知
其然耶昔楚漢之強弱者不待較而知也而項
氏乘百戰之威身死東城劉氏以顛沛奔北之
餘五載而成帝業何哉漢有良平之屬爲之謀
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故揚雄曰漢屈群策
群策屈群力楚激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勝
自屈者負此所謂有之者勝無之者敗也昔陳

餘捨李左車之計死泚水上韓信釋縛而師事
之遂收燕齊表本初棄許攸之策攸奔曹公公
跣而迎之遂破冀州夫攸左車者豈欲負彼而
忠此哉用舍之勢然也此所謂已棄之而資敵
者敗敵取之而助已者勝也昔張綉以精卒追
魏師賈詡以爲不可已而果敗旣又請收散卒
而攻之已而果勝夫詡之爲綉謀一也從違不
同則勝敗異變可不察哉此所謂嘗用矣而棄
之者亦敗嘗棄矣而用之者亦勝也是以良將

之待謀主也致之以禮而不敢慢交之以誠而不敢欺結之以恩而不敢厭遺其過差而略其缺失所與圖畫者雖父子兄弟有不得而知焉古之人所以談笑而折衝偃息而銷釁者繇此道也後世則不然將受命之日士大夫莫敢仰視而所謂幕府從事者往往皆闡茸取具之人一旦敵傳於陴隍之下變發乎肘腋之間召而問之五色已無主矣是豈有補於萬分之一哉臣病夫世之論兵者止知重將師之選急士卒之練講器械陣營之所宜究山川形勢之便而推風角鳥占之說至於謀主則未始一言及焉不知夫謀主者一軍勝敗之樞機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第十八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第十九

進策

兵法

淮海先生秦

觀

少游

臣聞御兵者將而將所以御之者法法不得將
與無兵同將不知法與無將同蓋斷木爲棊刻
革爲鞠亦皆有法况於帥無罪之人被堅執銳
從事於萬死一生之地哉兵之有法猶人之有
精神魂魄也精神失守魂喪而魄奪則雖有七
尺之軀死無日矣何則所以使形者立也故知

兵有法正行無間不知而將是謂妄行古之論
兵者多矣大率不過有四一曰權謀二曰形勢
三曰陰陽四曰技巧然此四術者以道用之則
爲四勝不以道用之則爲四敗事同而功異不
可不察也何以知其然耶昔孫臏伏萬弩於馬
陵之下魏軍至而伏發龐涓死焉王恢伏車騎
材官三十萬於馬邑之旁匈奴覺之而去恢以
自殺此則用權謀之異也馬服君救閼與旣遣
秦閒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遂破秦軍曹公追

劉先主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敗於烏林此則用
於形勢之異也西伯將獵卜之曰獲霸王之輔
果得太公望而克商漢武卦諸將貳師最吉因
以爲將卒降匈奴此則用陰陽之異也申公巫
臣教吳以車戰吳是以始通上國房琯用車以
抗祿山賊投芻而火之王師奔潰此則用技巧
之異也豈非以道用之則爲四勝不以道用之
則爲四敗乎雖然所謂道者何也治心養氣而
已矣盡心不挫於死生之變氣不奪於寵辱利

害之安則四者之勝敗自然洞見如形影入於水鏡之中是兵法之大要也夫鏃金羽鷲以爲矢傳膠合漆以爲弓天下所同也而羿爲善射服在箱驂在旁制以銜轡之利而加以鞭策之威天下之所同也而王良爲善御是何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今世之學兵法者肩相摩袂相屬雖其精粗不同然率向之所謂四術而已至於治心養氣之道則以爲書生之語而不與焉嗚呼是守弓矢與馬而欲爲羿王良也

盜賊上

臣聞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禍嘗生於不足恤昔秦旣稱帝以爲六國已亡海內無足復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然而陳勝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

由此言之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遠戰以折其氣勿迫以奪其心蓋非遠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

以奪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穽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

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
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
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
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
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何則
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
無竒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
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曰與
其悅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

不失爵祿之榮由此言之是乃誘民以爲亂也
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旣已伏其辜
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顧簡節而踈目則
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被汚者必不
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受斃孰若
遯逸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此言之是驅民以爲
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
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
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

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
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不赦則足以奪姦雄
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許其自新則足以安反
側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捨生之塗而投
必死之地哉嗚呼先王已亂之道可謂至矣

盜賊中

臣聞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歛
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爲盜弄兵於山海險阻
之間以爲假息之計自陛下即位以來輕徭役

薄賦歛善氣旣應年穀胥熟是宜外戶不閉道
不拾遺而郡縣之間抱鼓或驚遊徼旁午未見
休已者何也以臣思之蓋任吏之弊也夫任法
不任吏爲弊至多而於盜賊尤甚何則今盜賊
之法可謂密矣強盜得財滿匹及傷人者輒棄
市殺一家三人以上若支解人者論如律案問
欲舉者得減重論殺併徒伴及告獲他盜者降
除其罪爲之囊橐通行飲食者從末減若文致
於法而人心不厭者輒讞考之若此之類與夫

捕獲亡逸賞罰之格凡數十條然皆畫一之制也夫民之所以爲盜賊者其情不一或間里惡少自負其氣椎埋鼓鑄不復齒於平人或驕兵墮卒窮苦無聊亡命嘯聚或執左道轉相誑惑以爲徒黨或困於飢寒迫於逋負剽奪衣食以延一日之命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流輕舉妄動若此之類特盜賊之大情耳其間寅緣曲折可矜可疾者蓋不可勝數夫以畫一之法御不可勝數之情而吏莫敢爲輕重則宜殺而生宜

生而殺者有之矣吏果於生殺而不察其宜則或威惠不行盜賊所以充斥也臣嘗觀古之能吏盜賊之課尤異其術不過數端而已蓋有使吏民雜舉少年惡子鮮衣凶服之人悉籍已之一旦收捕納於虎穴中者尸賞之治長安也有明設購賞令相斬捕吏追胥有功而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張敞之治膠東也有耳目具知主名區處窮里空舍坐語未訖捕吏已至者趙廣漢之治京兆也有擇縣之豪傑用以爲吏一旦

竊發則移書詭責取辦其人者朱博之治渤海也。有置正五長閭里千百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不得舍者韓延壽之治潁川也。有遣發之兵罷捕逐之吏單車獨行務以德化撫之而安之者龔遂之治瑯琊也。此數子者可謂善治盜賊矣。然以今日之法繩之則彼將惶恐救過之不暇尚何功名之有哉。何則非賊殺不辜則固縱反者也。夫以龔遂韓延壽張敞朱博趙廣漢尹賞爲吏於今之時猶不能最盜賊之課又可責於

常人乎。爲今計者莫若寬法而任吏稍重。郡守之權責以大綱而略其小過。凡重法之地皆慎擇其人聽於法外。處置盜賊有司覆按不得劾以出入其所賜緝捕緡錢使得益以釀酒賞格之外得酒數百石亦足以布設耳目而畜養爪牙如此則守臣之威權稍重而盜賊可以清矣。王嘉曰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嗚呼二千石能使其下則雖有黃巾赤眉無足畏也。

盜賊下

臣聞盜賊之起小則蜂屯蟻聚鹵掠閭里大則擅名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掠吏民然皆無足深慮如臣前劾計足以辦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有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盧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踉蹠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

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傑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推魯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則二

科足以取之若有推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臣嘗爲朝廷患之未知所處有搢紳先生告臣曰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于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已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

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宿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之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焉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鯪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朝廷不用也今欲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棄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刑者不可用而用

者不可刑朝廷若採唐之舊制使諸路監司郡
守其選士人以補衙職課之以鎮稅場務督捕
盜賊之類有公罪則贖焉使長吏得薦其材者
第其功閱書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
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
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
籠入也臣嘗思之逆銷盜賊之術未有以過於
此者竊取其說以獻惟陛下財擇之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第十九



